

區

查

換

以空

大江流日夜

香港真知書店
一九四八年九月

序

編者

這裏發表的三封信，是一個到解放區不久的青年所寄出來的，但是蒐集成現在的樣子，却要不少的週折。

開頭，輾轉傳到我手裏的只有本書中的第三封信，破爛不堪像一堆廢紙一樣，據送給我的書來說，這封信寄到他們學校裏的時候，大家爭相傳閱，結果質地不好的信紙，就更加不成樣子了。他更補蓋，說，許多同學讀了這封信後，都或多或少拋棄了自己的「包袱」，消除了對解放區學校的隔，因此，他說明了來意：希望能把它印出來。

夜裏，當我關在斗室中披信看下去時，我真地發覺裏面像有一股意想不到的力量向我逼迫着，使我貪婪地想把每一個字都吞下去，我的腦海中浮起了一幅動人的學習和生活的場面，代替了香港的嘈雜的市容。之後，爲了想獲得更多一點的資料，我託那位青年代搜集其他的信件，本書中的第一、二封信，就是以後陸續收到的。

這幾封信的寫作者，據說是一個青年軍，熱情直率的性格，使他成爲一個「活動份子」；正義感和愛國心又使他不滿現實，不滿一般青年軍的錯誤行爲。但是，正因爲如此，他遭受了「同志」的陷害；雖然僥倖逃出了「軍法」的裁判，但却不能不走向他有點恐懼的解放區。這從他的第一封信，可以充分地看出來。——他原來就是那樣猶疑動搖的一個人。

踏入解放區，他開始「轉變腦筋」了。他再不像從前那樣對於自己看不慣的事情就覺得「討厭」加以「討」，而是感到「新穎」並願意加以「思考」。對於他從前認爲是「命根子」一樣的西服，則感到是「了」。但是，使他澈底變成一個新的人，却還是進入華大以後的事。華大，這面「鏡子」，或

者說是「透視器」，使他「每時每刻自己的思想都在轉變，每時每刻都有新的感覺，新的認識」。他從對於蔣朝懷着一種幻想轉而拋棄這種幻想，並且產生了「挖×根」的堅決意志。正像他自己所說：「這短期的收穫，的確使一個不親身經過的人難以相信」，但是，這確是一個活生生的事實。這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新生的道路——從一個階級轉向另一個階級的鬥爭。

從這不算短的三封信中，我們更可以看到解放區的青年對於「自由」「戀愛」……是怎樣地了解。同時，也可以知道他們清苦的生活情形，和不會屈服在困難的物質條件之下的精神；「爲人民解放鬥爭到底」，這在解放區的每一個角落裏，都已不只是一個號召，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行動了。

當然，這幾封信在某些方面還不免表現出嫩弱和粗糙，譬如在「農業社會主義」等問題中，都還有令人不能滿足的地方。同時，出於時間的關係，使信中的一些問題與目前的情形也有些表面上的出入，像「『和平』陰謀問題」，當作者寫信的時候，「和平革新」的叫囂還是相當的高漲，而現在，除了報紙上偶而有些小小的點綴外，差不多是偃旗息鼓無影無聲了。但是，這個不得已的「沉寂」，只是反動派被解放軍秋季攻勢的威力所窒息的結果。「跟着北方和中原不斷的軍事慘敗，毫無疑問地，今後蔣朝還要發動各種式樣的和平陰謀」（任晦之）。所以，華大學生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還是相當正確的。不過，爲了更明白「和平革新」的來龍去脈，編者特附添了幾篇有關的文件，供作讀者的參攷。

附件中還有一篇華大抗諷七五慘案的通電，這是夾在第三封信中寄出來的，作者的本意顯然是想讓解放區以外的人們知道他們對於這次慘案的態度，所以，雖然「七五」離現在已經兩個多月了，編者還是把它附在這裏。

最後應該聲明的是：本書和每篇的名字都是編者擅自加上去的，事先未能徵得作者的同意，謹在這裏向作者致歉意。

大江流日夜

目次

序

- 一、「志願俘虜」
- 二、別有天地
- 三、華北大學
 - (一) 華大之前身
 - (二) 華大之組織機構及幹部分配
 - (三) 華大之重心——政治班
 - (四) 華大之生活

(五) 華大之學習

(六) 建團

(七) 黨公開

(八) 「思想自由」問題

(九) 「和平」陰謀問題

附件：

(一) 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

(二) 血腥的牯嶺

(三) 牯嶺壓下了「革新」

(四) 華北大學抗議「七五」大慘案通電

大江流日夜

一、「志願俘虜」

×妹：

你很難想到我們會這樣快地離開國軍區，可是，現在我們已經平安地到了另一個社會裏。原來的計劃是到了P城，找找跑生意的×老漢，問問路上的情形，設法與他一同過來；可是事情是意外的巧遇：在中途有人「迎駕」，我們就成爲「志願俘虜」了。

三天來，令尊把你關在家裏，怕你同我一塊「走」，是我的不幸連累了你；現在，你該恢復自由了。見不到我，你會感到傷心，我行前的苦惱與途中的情形，一定爲你所關注，這緊張的一天，對於平凡的我，也確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現在讓我將二十四小時內所發生的事情告訴你吧：

昨天夜裏，真是心緒萬端，「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誰能毅然不回頭地離開他所留戀的地方——爲了踏入這個園地，曾付出兩年的心血並寄托着一個美麗的憧憬？現在這個美麗的遠景，已墜入五里霧中，舊日溫夢，只剩下支離破碎的游絲蛛網，繚繞在脆弱的腦際，惹起一些痛苦的回憶：

大敵當前，抗日的動機有什麼不好？如今，「青年從」成了衆口唾棄的渾號，是誰帶給它這種不可容忍的侮辱？——黨，像蒼蠅一樣，落到那裏就沾污那裏。……那些混蛋們，想讓我們這羣熱血青年作嘍囉，想收買我們的靈魂，把人格看得比金錢寶貴的，就被他們當作「叛徒」，這是什麼邏輯？……老王這個人面獸心忘恩負義沒骨頭的東西，當他病在西南的旅途中，我是怎樣服貼地照顧他？現在領了幾箇臭

錢，就轉過頭來構害我。……小劉對我的啓發不小，平常不以爲然的話，現在想起來確有道理；說我貪玩、不讀書、……我都承認，不過，罵我「公子」、「少爺」，還是不大服氣；有錢爲什麼要裝窮酸呢？牛奶可以不吃，餛飩爲何一定要改成絲糕呢？……可是，馬上進入一個聽說只食雜糧的環境裏，我將怎樣忍受呢？……封鎖線，多麼可怕啊！萬一……，豈不……。爲了抑制煩悶的情緒，我會禁止自己去想你，可是，我又想到了你，你不看我，已有兩天多了，聽說你被關在家裏，小周找你兩次，都沒有見到；其實，這是老頭子多餘的顧慮。你身體那樣弱，這邊生活又很苦，即使你有意同行，我也會勸你留下的；記得當××閣戴上白冠，樹枝兒披上素衣，我們携着像機，攝照那北方的雪景時，當我倆穿着紅毛衣相惜飛馳在××公園的冰場上，在××湖岸垂柳嬈娜下的長櫓上，凝視着水中跳動的塔影時，……我們都會公認××的生活是人生中最愉快的、最幸福的；爲了表示對這種生活的依戀，彼此不是還打算着「五年計劃」嗎？現在，這意外的遭遇，使我的美滿的計劃破滅了，我不得不飲恨含冤地結束這段愉快的生活，走上一條末卜吉凶的陌生的道路。這是我一個人的不幸，怎忍心讓你也丟開這可依戀的環境，而隨我一同飄流呢？

睡夢中，我倆正酒着熱淚不忍分別時，西隣的雄鷄喚醒了我，曦微的晨光透過窗簾，使室內的衣物箱籠現出一副模糊的輪廓，桌上放着一個小皮箱、一個中號提包，是經過三次「淘汰」剩下的最心愛的東西，小劉會要我再丟掉一些，我說這是幾年來生活上的慰藉，不肯再加淘汰；牆角放着一個柳條箱，裝着淘汰了的行李，依然有些難捨之情；壁上掛着小周他母親的像片，慈祥地望着我，好像在安慰我這顆無所皈依的心靈。……我的目光又注視到桌上的皮箱和提包，幾小時後，牠們將隨我開始另一次的長途跋涉，這次的道途將較以前更爲坎坷；這一次不是主動的出征，而是被動的「充軍」；啊！「充軍」、「流放」、「出走」……到底爲了什麼？就因爲我不願作他們忠良的走狗！

廚房內有鐵鉗的響聲，小周他媽在給我預備早點，街上賣吃的小販，破啞的嗓子由遠而近地喊着，像是對於殘酷的人生、發出沉痛的控訴；樹上的小鳥亂吵亂鬧，益發增加心頭的煩悶，我揮手驅走了牠們，頓時感到心神上的滿足，可是，這與那些在戰場上吃敗仗而只會向赤手空拳的學生逞威洩憤的傢伙們，不是一樣的可憐嗎？

小周從外面回來，捧着幾盒燻餅果子，慈善的老媽媽從廚房裏端出兩碗雞蛋湯，湯裏放着白糖，可是與我心裏的滋味太不相稱，喝了幾口就推開了；老媽媽三番兩次地勸慰，又使我想到千里外的慈母，兩年前離家時，她會落了眼淚，現在若知道自己的愛兒行將踏上一條渺茫崎嶇的道路，不知又將洒出多少淚水呢？

這是開往××的早車，我和小周到了車站，小劉已經在那裏等候，他穿着一套美軍制服，戴着一頂船形軍帽，配合着他那魁梧的身材，儼然一個校級軍官了，在這個「丘八至上」的社會裏，他這副裝扮就可以很吃香地到處碰撞無往不順，我的焦慮與不安，當看到他那鎮定的姿態時，也就烟消雲散了，的確，在他泰然自若的面前，我的偏促不安，是顯得多麼的怯弱無能啊！

車開了，小周下了車，站在月台上向我們揮手，車箱顛簸着，我伸首窗外看着逐漸模糊的小周的身影，消失在蠕動的人羣裏；郊區的房屋，一排排地飛向後面，風漸漸大起來，烟囪中的黑沙，飄入車箱，似乎對我說：放下窗子吧，不要再留戀啦。小劉聚精會神地讀着一本雜誌，似乎這古老的都市、靜穆的景色、熟悉的街衢……都不曾對他留下什麼值得依戀的痕跡，對於新的環境，艱苦的生活，通過封鎖線的危險……他似乎也沒有絲毫的顧慮，這大概就是常常說我缺少的「勇氣」吧。

想到了你，就恍有所失，急忙從口袋內摸出一封信，這是昨夜寫的，要由小周轉給你，可是，上車前腦子太混亂，竟把牠遺忘了。這時我又展開了牠，幾行潦草的字，再次地跳動在眼前：

×妹：

我遭到不幸，你也失去了自由，雖然我留戀這個地方，但已不能再呆下去，雖然我渴望着見你一面，但我的滯留又只能拖長你被「囚」的時間。現在我走了，祝你早日恢復自由，像以前生活得一樣快活。

南心人。燈下。

顛簸的車箱對於小劉像一座搖籃，不知何時，他已朦朧入睡了，我的思想却一直在混亂中，一會兒盤繞在古都的晴空，一會兒幻想着莫測的前程，雖然眼皮有些沉重，可是總不能平靜地入睡。道旁的碉堡，一個個閃過窗子，上面站着的武裝士兵，似乎由於營養不良，都是疲憊無力的樣子；也許是被迫上陣、恐懼不安；實在說，他們的生命，不是比我這個「落難人」更沒有保障嗎？

下了車，心情頓覺緊張，舊日的房舍，只剩下殘垣斷壁、廢墟一堆，票房設在一間破屋中，顯然是像都市的地攤，應時擺幾個鐘頭而已。站口豎立着一座炮樓，看起來相當堅固，兩個面黃肌瘦的士兵，在上面瞭望，曲折的戰壕旁邊，幾個赤胸袒背的丘八在捉虱子，壕溝外邊，旅客們排成長蛇隊形，聽候檢查；小劉從另外一個專為軍人通行的崗口穿過，不但未受檢查，還領受了兩個「敬禮」，我則等了四五分鐘，才「驗證放行」。

鬆了一口氣，跳上小劉僱好的大車，開始在黃土道上顛簸前進。從這裏到P城，要經過一段「危險區」，不料，在離P城二十里的地方，我們竟被帶到安全地帶了。

當大車行至×鎮，太陽已經偏西，車夫即提議住下：

「先生，天晚嘍，趕不到P城，日頭就丟進去嘍……」

「沒關係，還早的很」，小劉打斷了他的話。

「不行，先生，前邊要出事兒，不能走囉……。」

車夫便是不走囉，小劉堅持要趕路，我平時好與人爭，現在却沒有主見了。五分鐘後，我與小劉就開始了「急行軍」，向着荒涼的曠夜前進。

看不見其他的行人，大地像墳場一樣淒涼，空中偶而有隻老鴉，俯瞰着荒蕪的地面，毫無留戀地飛去了。路旁一輛燒燬了的汽車，益發增加心中的不安。

「只剩十多里囉，加油！」小劉在我前面一丈多遠，一手提着我的皮箱，一手挽着他的提兜，沉重的美軍皮鞋，也拖不住他緊張的脚步。

在前邊大路的轉彎處，忽然閃出一個人，直向我們奔來；小劉停了一下，又繼續前進。

「快回吧，前邊……八路的卡子。」一個四十歲上下的商人，背着一個包袱，離我們十米遠處，氣喘吁吁地喊起來。

「沒有事兒」，小劉毫不猶豫地回答，他那堅定的態度，再度排除了我的不安。吉兇禍福，聽命老天，一種宿命的觀念，增加了我的勇氣。

西天一片烏雲向北浮動，遮蔽了微弱的陽光，轉過了彎，路上依然的死寂，一座殘破的碉堡，陰森森地隱着兩隻眼睛；二里外的道旁有個小村落，隱藏着莫測的危機。我避開這些淒涼悲慘的景象，眼睛只看着脚下，緊張地前進。

「××，救星來了，快呀！」小劉興奮地喊着，似乎一切將要發生的事情，都在他的預料之中。村中奔出了四五個持槍的百姓——民兵，二十多米遠處即行臥倒，喝令我們舉起手來走下公路，他們也托着槍，走近我們。

「我們是××的學生，正要到解放區，同志，快帶我們走吧。」小劉很沉氣地告訴他們，可是他們看着小劉的全副美裝，還是不肯相信，把我們混身搜了一遍，沒有找到他們所就心的武器，却看到使他們安心的學生證。

接近地平線的太陽，放射出金色的光芒，一個圍着頭巾的民兵在前面領路，另外四個跟在我們後邊，最後的一個用槍桿挑着我們的行李，一同到了××莊。

「是敵人嗎？」站在村口的民兵問道。

「不，是革命同志。」

「革命同志，」聽到這四個字，內心的感覺十分複雜：驕傲呢？興奮呢？驚訝呢？慚愧呢？……總之都有點吧。

又走了十多里，來到××，這裏是區公所所在地，已經相當安全了。我們被安置在一間民房裏，一個大炕就佔去了半間；窗上一盞油膩的鐵燈，顫動着微弱的黃光，牆角放着一輛紡花車，似乎好久沒有用過，壁上掛着一頂破帽，周圍牽滿了蛛網，炕上鋪着兩條棉被，已不再顧及那上面的油垢，就躺上去了。

「同志們，吃飯吧。」圍着頭巾的民兵，將一張半尺高的小桌，放在炕的中央。

「謝謝，我們不餓……」我急忙回答，其實還不是自己騙自己，肚裏早已演着「反飢餓大遊行」了。

「不要客氣，到這裏就算到家囉；同志們，您們今天辛苦了……」一位口才很流利的青年，左手端着

一整饅頭，半碗鹹菜，右手提着一壺開水，連說帶笑地放在桌上。

「這是區公所老馬同志。」民兵給我們介紹。

「對不住，鄉下的膳食很簡單，現在天也晚了，不好買東西……。」姓馬的態度更加謙恭。

飯後，老馬又同我們談了半個鐘頭，用最和氣的態度探詢了我們的動機、預定計劃、志願、目的地……

……及同學們受迫害的情形。他出去以後，我對小劉說：

「這傢伙穿的破破盪盪，講起來却頭頭是道。」

「他以『閒談』代替了『盤問』，這正是他們厲害的地方。」

他們慇懃的招待與率直的言談，感動了我，出發前的疑慮，已減去泰半，當民兵送椰子來的時候——我們就無顧忌地攀談起來：

「您貴姓？」

「姓李，名字不好聽，叫李圪堵，哈哈……」

「同我們一起吃飯的是——」

「老馬，是我們區委。」

「這裏很安全嗎？」小劉放下手裏的杯子。

「兩月前敵人（指國軍）來過一次，現在不敢來囉，每天前半晌，他們坐着汽車出來撒崗，可是不敢離開公路三里地，到後半晌，又夾着尾巴溜回去了。」

他興奮地敘述着勝利的戰鬥，他們十六個人會截過兩輛汽車，是新×軍的一排人護送一個團長上P城去的，他們一開槍，頭一輛汽車就不能走了，車上機槍四下盲射，十幾個士兵保護着團長逃走了，五個被打死了，八個被俘虜了，其中有個司機，他們就坐着汽車凱旋而歸。另一輛燒燬在公路上。

「你們『卡』住我們，很不合算，沒有得到什麼，還要受這多麻煩……」談的很投契，小劉竟與他開起玩笑來了。

「沒有什麼，都是幹革命的……蔣管區來的，我們都歡迎……解放區需要各樣人才……。」

「革命同志」、「革命」、「敵人」、「蔣管區」、「解放區」……這與昨天聽到的「奸匪」、「叛亂」、「國軍」、「政府區」、「匪區」……不是同一個對象嗎？可是從不同的立場可以得出一套不同的用語，它們兩兩之間，原是可以劃等號的。

夜已深，燈油將罄，明天還要趕路，以後再談吧。

× ×

三月十三日

補白

這一年來國內的情形變化相當大。軍事上的變化和經濟上的變化是大家看得覺得出的，大家看不到覺不出的是一般人（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情緒上的變化。去年五月六日，南北各地各沉淪在排山倒海的學潮之中，那時參政會正在南京開會，一部份參政員作最後的一次努力，希望促成國共之間的和談。一般社會，包括學生在內，亦都衷心希望和談恢復。希望和平不僅僅是爲了任何個人的利害，大家都是爲國家着想。其後參政會開會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使人悲觀，極端份子，在會場中佔着壓倒的優勢。那時我們就接到北平方面的來信，說這是大家（包括教授和學生）對和平最後一次的呼籲，這個階段一過，學生的情緒可能就要轉入另外一個更積極的階段了。去年七月作者在北平就了三個多星期，聽說許多學生都「走」了！其中甚至有快要在大學畢業的學生，也丟開一切，頭也不回一回地走了！他們覺得在「這一個」區域裏就下去已經沒有意義，他們已不願再將精力和時間浪費在那種毫無實際效果的呼喊上，他們決定去做更實際的工作，做一點更有效的。當一些朋友談到這些情形時，一方面在心底裏佩服這些青年有勇氣，有決心，一方面都嘆息當前的環境竟把青年逼成這個樣子。有一位先生戀戀地說：「走的都是最優秀的，走的都是最優秀的！」

——儲安平：第二個開一多事件萬萬製造不得

二、別有天地

小周：我們已經到校三天了。

這裏熟人不少，但都是只認識面孔而叫不出名字的，他（她）們有的是飛到濟南，藉口返校來到這裏，有的飛到太原以同樣理由離開孤城，大多數則是托詞返里直接從××來的。路上並不如所想的那樣危險，我以為我們中途被「俘」是件幸運的事，誰知他們根本沒有受驚。封鎖線檢查的很鬆，似乎只是一種形式，有的以為要經過三五次崗卡，過了一次還擔心着第二次，可是第二次竟是共軍的檢查哨了。有的則毫不介意，在大車上打着盹不知不覺地過來了。總之，大家已由不同的路上平安地來到了同一個目的地。

我們十四號離開××區公所，一連走了五天，可是，現在腿腳並不疼痛，感到痛苦的却是腦子。八天來所見所聞，都是以前意想不到的，我彷彿大夢初醒，對過去感到無限惶惑，可是仍頻頻玩味着夢中的一切，不願相信其全是幻影。然而，不可否認的，我覺得以前根深蒂固的思想，已經開始動搖了。在過去，看不慣的就覺得「討厭」，加以「反對」；現在則是感到「新穎」，而願意加以「思考」。八天來，我每天都在思考，思考着每一個新穎的現象。

(一) 洗頭換衣服

我到校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洗去頭上的油，換掉筆挺的西服。

在以前，鬆曲的頭髮，像微風中的湖水，閃着波光，多麼漂亮；嶄新的西服，配着華麗的領帶，多麼Gentle，而我又是如何地講究這些。誰若讓我頭上不擦油，我會像明末的義士反對「雉髮令」一樣地反對

他，誰若讓我脫掉西服換上粗布衣，我會感到像令漢人「易胡服」似的侮辱；可是現在呢，我自動地洗了頭髮，毫不猶豫地換了衣服。

進入解放區的頭一天，我們就發覺自己到處惹人注意，開頭以為是小劉的美軍服裝刺激了他們；可是小劉換上學生服以後，人們還是「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似乎對我們很發生興趣。我們每在一個村上休息，總有一些小孩和路人圍攏上來，像欣賞「古董」「珍奇」一樣。從他們微笑的表情中，看不出蔑視和敵意，我們也只覺得在老粗面前好似鶴立雞羣，值得高傲。後來到了××縣政府，招待員給我們打了一盆臉水，我將洗畢時，他又送來了一塊肥皂。

「同志，這裏有肥皂，再換盆水洗洗頭吧？」

「不用不用，後天到學校就要理髮啦。」

招待員讓我洗頭的意思，我當時不明白，而我謝絕的原因，却是覺得洗了以後，既不能吹風，又無油可擦，亂蓬蓬的，多麼難看；想着到校以後，洗洗澡，理理髮……。因為我雖聽說這邊物質條件差，人們不愛享受，可沒有想到大學生也是這樣的「不體面」，——土布衣服，蓬鬆的頭髮，粗布鞋，連襪子也沒有。前天一位負責的田同志（這裏不管先生學生，都是稱呼同志）來和我們談話，他的衣服上竟有五個補綻，領子裏也沒有領釦；這樣的裝束在那邊是惹人卑視的，在這邊却是相當的時髦。他在我們炕上坐了一點多鐘，談笑自如，有條有理，對於我們服裝的不調和，毫無感覺；可是我却拘束得很，一反從前的想法，我恨不得請求與他換換衣服。我覺得他那破舊的衣服是光榮的象徵，我的西服是耻辱的化身。你會感到我這種想法是荒誕的，可是我竟這樣想了，為什麼？我也說不出來，只覺得他那樣才是一個真正的人，而我則像陳列在百貨公司的玻璃櫥內的「人」——沒有靈魂的衣服架子。正是由於這種「怪誕」的想法，在田同志出去以後，我就馬上洗了頭，換了衣服。

(二) 不見八路軍，只見「頑固軍」

是十四號的上午，我在××區一個老百姓家裏吃飯，葡萄架下凳着一條石板，便是我的飯桌，招待員拿了幾張「人民日報」，我就一邊吃，一邊看。

「唉呀，好學生，吃着飯，讀着書，」

我回頭一看，是個天真活潑的小女孩，跳跳躍躍地從大門口跑進來，我喊她吃飯，她說了一聲「不吃」，跑進對面的屋子裏。她的話引起我的興趣，我想看看是否她的書本上有這麼一課，飯後就去找她玩耍。她僅僅七歲，叫小蘭，讀一年級，書本上並沒有「好學生……」。她那毫不生疏毫無拘泥的姿態，使我想到只有解放區的孩子，才會有這樣的性格。我接着問她會不會唱歌，她張口就唱起來：

「國民黨呀，（那個）狠心狼呀，又抓兵呀，又搶糧呀。」

「頑固軍呀，（那個）沒良心呀，借美國（的）槍砲，打自家人。」

「共產黨呀，（那個）愛窮人呀，分了土地，翻了身呀。」

「八路軍呀，（那個）子弟兵呀，保衛邊區，享太平呀。」

「毛澤東呀，（那個）是救星呀……」

我打斷了她的歌聲，問她第二段的開頭是什麼軍，她想了一下說：「頑固軍」。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它比「敵人」這個稱呼，似乎客氣一些，又似乎含有極端的輕蔑與侮辱。

八路軍雖被國民黨罵爲「奸匪」，却被不少人喻爲「神兵」，老百姓到處傳頌着他們的事蹟。其中以「西瓜兄弟」的故事，流傳的最普遍，事情大概發生於劉伯承部隊的南下途中，大意是這樣的：

有弟兄二人，每年開瓜園，外人稱他們「西瓜老大」「西瓜老二」。有一次國軍經過其地，不管生瓜

熟瓜，都摘光了，有的瓜秧也被扯掉，西瓜老大埋怨了幾聲，還挨了一頓打，真是傷心極了。

翌年，又是瓜熟之期，西瓜兄弟遠遠看見塵灰飛揚，又來了大隊人馬，急急躲入青紗帳裏。心裏想：「這次又完了。」可是，前不見首後不見尾的部隊，從他們地邊經過，却沒有一個人踏入瓜田。他們覺得奇怪：這軍隊怎麼不吃瓜？等的耐煩，兩人爬出青紗帳，軍隊看見，也不理睬。最後，他們切開了一個瓜，拿到路邊。

「官長，吃瓜。」

「謝謝老伯，我們不吃。」

西瓜兄弟讓了半天，都是「老伯」「老伯」地回答，却沒有一個人吃。於是西瓜老大順手拉住一個士兵。

「官長吃瓜呀！」

「謝謝你老伯，我不渴。」

「是剛打開的，……不吃就放壞啦。」

這位士兵無可奈何，只好掏出錢來。

「官長，不要錢的……」

「那更不能吃啦。」士兵撒手就跑掉了。

大隊快過完了，還是沒有人吃，西瓜老二又開腔了：

「官長，咱是那一份？」

「我們是老百姓的子弟兵——八路軍。」

我們更聽到他們「神速」的行軍，殲滅羅歷戎時一夜走了一百四十里……因此很想看看他們的雄